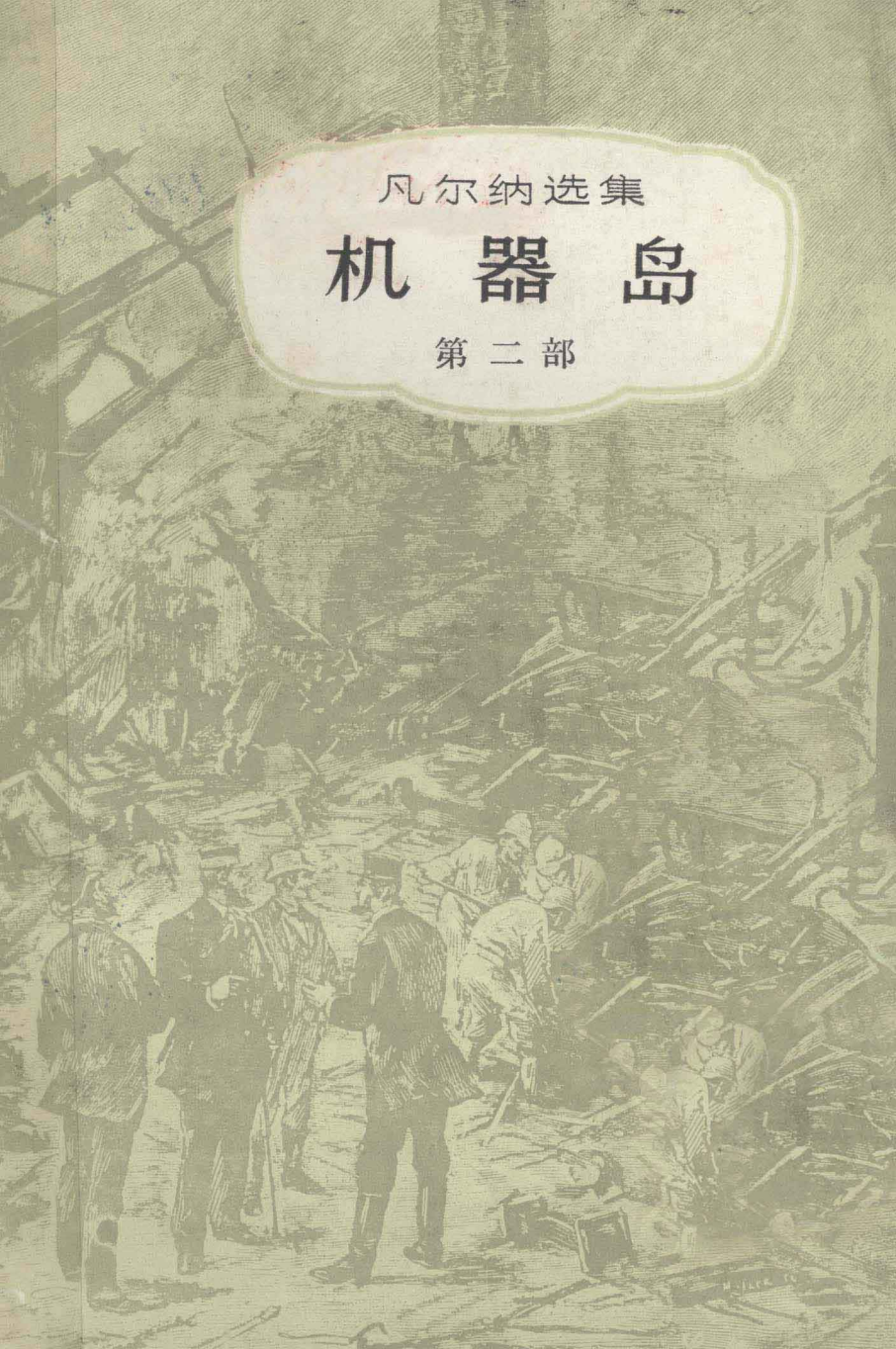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机器岛

第二部



机 器 岛

第 二 部

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机 器 岛

〔法〕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3.375印张 247千字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333,501—342,500册 定价4.75元 (共二册)

ISBN 7-5006-0989-2/I·255

目 次

第 二 部

1. 科克群岛·····	219
2. 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235
3. 宫廷演奏会·····	251
4. 不列颠的最后通牒·····	264
5. 东加大布的“大布”禁令·····	276
6. 一群野兽·····	292
7. 围猎·····	305
8. 斐济和斐济人·····	312
9. 一件能引起战争的事·····	325
10. 更换岛主·····	342
11. 进攻和防御·····	359
12. 左舷和右舷决裂·····	373
13. 潘希纳对于局势下的结论·····	389
14. 结局·····	403

1. 科克群岛

模范岛从马格达利那湾出发以来，在太平洋的一个个群岛间已经航行了六个月了。它在这次美好的航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这段时期，热带区的海面风平浪静，贸易风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正常地吹拂。再说，即使偶尔遇到一阵暴风骤雨，亿兆城的坚固的钢基、两个港口、公园和田野也不会受到丝毫颠簸。暴风一过去，骤雨一停息，在“太平洋之宝”上也很难看出什么风雨的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担心的只是生活太单调。不过这一点，我们的巴黎人首先就要加以否定。在大洋洲的这片辽阔无边的海洋中，尽是接连不断的乐土——已经访问过的有夏威夷群岛、马贵斯群岛、帕摩图群岛、学院群岛；在回到北方以前还要访问的有科克群岛、萨摩亚群岛、东加群岛、斐济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也许还要到别的岛去。在各个不同地点一次次地停泊，每处都可以游览；而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游览是非常有趣的。

至于“四重奏”，他们当然不会抱怨，再说也没有时间让他们抱怨；他们又怎么会有与世隔绝的感觉呢？跟世界各地来往的邮件不是按期递送的吗？除了给两个工厂定期运

送石油的油船以外，难得过半个月，就有装载各种货物的轮船到左舷港和右舷港来卸货，同时还带来各项通知和供亿兆城居民消遣的种种报刊。

当然，四位艺术家的酬金都是按期照付，从不拖欠，这证明模范岛公司的财源是永不枯竭的。成千的美金不断装进了他们的口袋，到合同满期的时候，他们就要成为财主，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富翁了。这几位演奏家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热情的欢迎，相形之下，他们在美国旅行时所得到的那些成就便显得平淡无奇了，当然不会使他们有所留恋。

“我说，你对模范岛的成见该消除了吧？”有一天弗拉斯告莱问大提琴。

“没有，”邵恩回答说。

“要知道，当旅行结束的时候，我们将要有一只出色的钱包呢！”潘希纳补充说。

“仅仅有还不够，还要肯定能把它随身带走才行！”

“你觉得没有把握吗？”

“没有！”

还有什么好跟他说的呢？关于这只钱包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因为分期支付的酬金早已汇到美国，存在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了。所以对于这位顽固不化、一味猜疑的人，最好还是随他去。

实际上，前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安全可靠过。因为两区的竞争看来已经趋向缓和。皮克斯丹夫和他的助理已经有理由可以自称自赞了。总长自从在市政大厦舞会上发生了那件“重大事件”以来，就加紧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不

错！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兰小姐跳了舞。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家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詹姆·坦克登和他的朋友们已不再提起要把模范岛变成一个工商业性质的岛了。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对于舞会中的这段插曲谈论得很多。有几个目光敏锐的人已经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双方和好的预兆，也许还不止是和好，而是一件亲事，一件将消除私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不和的亲事。

要是这些推测能实现的话，那么这一对才貌相当的年轻人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可以肯定的。

毫无疑问，对于蒂·考伐兰小姐的美貌，华脱·坦克登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一见倾心了，只是由于处境的关系，他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真情。然而蒂小姐却猜得到这一点，她了解他的心事，并且为他的谨慎自制而感动。她对于自己的心大概也了解得很清楚，她是不是跟华脱心心相印呢？不过这一切她从没有表示出来，始终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她的自尊心和两家间的隔阂使得她不能不这样做。

不过要是细心一些的人就会注意到：在第15号街和第19号街的公馆里有时也有些议论，对于这种议论，华脱和蒂小姐是从来不参加的。当决不妥协的詹姆·坦克登激烈地抨击考伐兰家的时候，他的儿子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开。而当南特·考伐兰对坦克登家大肆攻击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垂下眼睛，美丽的脸变得苍白，虽然明知白费心思，却还是竭力想转换话题。如果他们俩的心事一点没有被发觉的话，那是因为做父亲的眼睛都是生来就蒙着一条带子。

的缘故。但是考伐兰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可没有瞎到这般程度——至少门巴尔认为是这样。什么都瞒不过母亲的眼睛,孩子的这种心情经常使她们发愁,因为解决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却是无法实现的。她们很清楚,在敌对双方各不相让、两家的自尊常常因权势问题而受损伤的情况下,不论和解还是结亲都是毫无可能的。尽管这样,华脱和蒂小姐还是互相爱慕着。这一点,他们的母亲早就看出来。

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劝这位年轻人在左舷区那些已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姑娘中挑选一个。这些姑娘中不少长得很漂亮,也十分有教养,财富也几乎跟他相等,而且这样的婚姻,双方家庭也会满意。他的父母都希望他这样做,父亲用的方式很干脆,而母亲则比较温和一些。可是华脱总是加以拒绝,借口说他不要结婚。这句话那位芝加哥老商人可听不入耳,他认为一个男人拥有几亿家财,就不应当过独身生活。要是他的儿子在模范岛——当然,在和他有交往的人中间——找不到一位合意的姑娘,那就到美洲或者欧洲找去!……凭华脱的家世、财富和人品,只要他肯挑选,哪怕要一位皇家的公主都办得到!……詹姆·坦克登就是这样对他儿子说的。但是每当华脱被父亲逼到墙脚跟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子抵抗,不肯越过这堵墙而到别处去挑选配偶。他的母亲曾经有一次问他:

“那么,亲爱的孩子,这里是不是有你喜欢的姑娘呢?”

“有,妈妈!”他回答说。

由于坦克登太太没有追问是哪位姑娘,他认为也不必

说出她的名字来。

可以肯定，在考伐兰家里也一定会发生同样的情形，新奥尔良的老银行家一定希望他的女儿在那些常到他家公馆走动而受人尊敬的年轻人中间挑一个丈夫。要是这些年轻人里面没有一个中她的意，那么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会带她到别处去……他们可以到法兰西、到意大利、到英国……然而蒂小姐回答说她情愿呆在亿兆城。她觉得在模范岛很好。她只希望留在这里。这个答复使考伐兰先生相当不开心，不过他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含意。

当然，考伐兰太太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她女儿提出象坦克登太太对华脱提出的那样问题；再说，蒂小姐对自己的母亲也不敢象华脱那么坦率地回答，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两个年轻人自从意识到他们这种感情的性质以来，虽然有时候也互相交换一道目光，却从来不敢说一句话。因为他们通常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里才能会面，也就是在举行什么亿兆城的名人不能不参加（哪怕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的典礼而受皮克斯丹夫招待的时候。而在这种场合，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兰小姐自然必须万分谨慎，处在他们这样的地位，要是稍一疏忽，就会引起不愉快的后果……

就在岛主席举办的一次舞会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这事，产生的影响，大家是不难想象的！那些好吹牛的人把它当作造谣诽谤的资料，第二天，全城的人都议论开了。至于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非常简单：总长邀请了考伐兰小姐跳舞，然而当四组舞开始的时候，他却不见

了。哦，可恶的门巴尔！站在他的位子上的却是华脱·坦克登，于是年轻女郎只好接受他作为自己的舞伴。

亿兆城的社交界发生了这么一桩大事以后，两个年轻人免不了得各作一番辩解，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坦克登先生一定会问他的儿子，而考伐兰先生也一定会问他的女儿。但是蒂小姐怎么回答呢？华脱又怎么答复呢？考伐兰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干预了这件事没有？她们干预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爱管闲事的门巴尔尽管目光敏锐，象外交家那样心思灵巧，这一切他还是没法知道。所以当弗拉斯告莱向他问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只是把右眼眨了一下支吾过去——这一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件值得提起的趣事：从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以后，华脱在散步的时候遇见考伐兰太太和蒂小姐，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她们行礼，而那位年轻小姐和她的母亲也向他还礼。

据门巴尔说，这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迈向未来的一步！”

11月25日上午，海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过它跟机器岛两家豪门之间的事情毫无关系。

天刚破晓的时候，天文台的了望员看到几艘旧式的战舰保持着一定距离，排成一行，向西南方开来。这一定是太平洋某一个舰队的船只。

西姆考耶舰长用电话通知了岛主席，岛主席下令准备和这几艘战舰互致敬意。

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潘希纳都来到天文台塔上，想

看一看这种国际间往来的礼节。

望远镜对准了在五六英里以外的四艘船。但是船桅上什么旗帜都没挂，看不出它们是哪一国的。

“没有任何标记可以说明它们是属于哪个舰队的吗？”弗拉斯告莱问一位军官。

“没有，”军官回答说，“不过从它们的外形看起来，我相信这是英国的船只。再说在这一带海面上，差不多只可能遇见法国、英国或美国的舰队。不管怎么样，等它们走近我们，只隔一二英里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了。”

船只以极其平稳的速度往这边开来，要是不改变方向的话，它们将在几锚链之外经过模范岛。

不少好奇的人都来到船艙炮台，兴致勃勃地注视着这几艘正在行驶的船只。

一小时以后，船只离岛不到二英里了。这是些旧式的巡洋舰，竖着三根桅杆，看上去比那种简化到只有一根大桅的现代舰艇要威武得多。船上大烟囱里冒出一股股浓烟，西风把它们一直带到天边。

当军舰离岛只有一英里半的时候，军官断定这是西太平洋的英国舰队。西太平洋有好几个群岛，象东加群岛、萨摩亚群岛、科克群岛，都属于大不列颠或是归它保护。

军官于是作好准备，以便升起那面以金色太阳作标志的模范岛旗帜，使它迎风招展。大家只等舰队的舰艇发出向岛致敬的信号。

十分钟过去了。

“如果船上是英国人，他们是不会热情地向人行礼的！”

弗拉斯告莱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潘希纳回答他说，“约翰牛的帽子总是用螺丝钉拧在头上的，要把它拧下来得费很大工夫呢！”

军官耸耸肩膀。

“英国人确是这样，”他说，“我知道他们，他们不会向我们致敬的。”

果然，船桅上什么旗也没有升起来。舰艇过去了，对机器岛连理都没有理，就象它根本不存在似的。是啊，它有什么权利存在呢？它有什么权利闯到太平洋里来妨碍别人呢？英国从来就反对制造这架庞大的机器（它竟不顾会跟别的船撞上，在这里走来走去妨碍海上交通），现在为什么要理它呢？

舰队走远了，它就象摄政大街^①或河滨马路^②的人行道上的一位没有教养的先生，见了人装不认识。模范岛的旗帜还留在旗杆上没动。

不难想象：在城里、在港口，人们怎样议论着英国的这种狂妄无礼、讲说着这位信誉扫地的阿尔比翁^③，这个现代的迦太基^④。模范岛决定今后即使英国向它致敬，也决不还礼。这项决定是合情合理的。

“这跟到达大赫的岛的我国的舰队有多大的不同啊！”

①、② 都是英国的路名。

③ 克勒特人称英国为“阿尔比翁”。

④ 迦太基是古代国家，海上势力强大，英国也以海上势力强大著称，故此处称英国为现代的迦太基。

伊凡尔内大声说。

“这是因为法国人永远是讲礼貌的……”弗拉斯告莱说。

“延续而有感情①！”“殿下”补充说，一面还用轻巧的手给这句话打出节奏来。

11月29日上午，了望员看到了位于南纬二十度、西经一百六十度的科克群岛的第一列山峰。这个群岛又叫作忙其亚或是叫哈威，1770年科克来到这里，才把它叫作科克群岛。它包括的岛屿有忙其亚、拉罗东加、瓦登、米底渥、汉尔威、伯尔谋斯敦、阿奇美斯丹等岛。人口原有两万人，后来减少到一万二千人，居民属于马奥丽族，是玻里尼西亚的马来人。由于欧洲传教士的宣传，马来人都改信了基督教。岛民非常重视自己的独立，一直抵抗着外来的侵略。虽然他们在逐步沦为澳大利亚英国殖民政权的保护地（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们仍旧以为是岛上的主人。

模范岛首先遇见的岛屿是忙其亚岛。它是最重要的和人口最多的一个岛屿，也是群岛的首府。按照航行计划，模范岛要在这里停泊十五天。

潘希纳会不会在这个群岛上见到真正的野人，见到他在马贵斯群岛、学院群岛和奴卡希伐群岛没有找到的象鲁滨逊②所遇到的那种野人呢？他的巴黎人的好奇心能不能得到满足呢？他是不是会看见道地而确凿的吃人生番呢？

“我的老邵恩，”这一天他对他的同伴说，“要是这儿再

① 音乐术语，喻一贯有礼。

② 但尼·迪孚的名著《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没有吃人的生番，别地方更不会有！”

“我本来可以回答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四重奏”中的刺猬对他说。“但是我不打算那么说，我要反问你：为什么说……别地方更不会有呢？……”

“因为在一个叫作‘忙其亚’的岛上住着的，不可能不吃人的^①。”

潘希纳差一点挨了一拳，他开了这么个可恶的玩笑实在该打。

实际上，即使忙其亚岛上有吃人生番，潘希纳也不能上去和他们打交道。

原来当模范岛来到距忙其亚一英里多的时候，有一只独木船从港口开出，来到了右舷港的码头。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传教士，一位普通的基督教牧师。他的实际权力比忙其亚的首脑们还要大，他残暴地统治着群岛。忙其亚岛方圆三英里，有四千人口，农业发达，盛产箭根薯、葛根和薯蓣。这里最好的土地都归这位牧师先生所有。他的住宅是岛上中心区乌嚒拉中最舒服的一所房屋，座落在山脚下，山上长满了面包树、檬果树、番椒树。不用说，他还有一个盛开着锦葵、栀子和牡丹的花园。他的势力很大，因为他手下有一队警察，即使忙其亚的君王和王后对于这些由本地巡官组成的警察队伍也得低头。

警察禁止人们爬树，禁止在星期日和节日打猎或捕鱼，禁止晚上九点钟以后在街上行走，消费品都要缴纳极不合

① “忙其亚”(Mangia)和法语的“吃”(manger)拼法与读音都相似。



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传教士

理的捐税，否则就不准买卖。人们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都要罚款，罚款是以银元计算的（一个银元合五法郎），而这些白花花的银元，大部分都装进了这位不怎么廉洁的牧师的腰包。

这位小矮胖子上了模范岛以后，港口的长官就迎上前去，双方互相寒暄一番。

“我以忙其亚的君王和王后的名义，向模范岛岛主席阁下致敬，”英国人说。

“我奉命接受两位皇上的敬意并表示感谢，教士先生，”长官回答说，“岛主席不日将亲自前去向皇上致敬……”

“主席阁下一定会受到欢迎的，”牧师说道。他的阴森森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一一种极其狡黠和贪婪的神气。

然后，他装出一种和蔼的口气接着说：

“我想模范岛上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问题吧？”

“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可能有某些传染病人吧，象流行性感冒、伤寒、天花……”

“连伤风的都没有，教士先生。请发给我们准予上岸的健康证书吧。我们一到停泊的地点，就要按照规定，拜访忙其亚……”

“不过……”牧师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要是有人……”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没有一个病人。”

“那么说，模范岛的居民打算上岸……”

“是的……就跟不久以前，他们在一些东部的群岛上岸

一样。”

“很好……很好……”小矮胖子回答，“他们一定会受到最大的欢迎的，只要没有任何传染病……”

“我可以告诉您：没有任何传染病。”

“那么他们可以上岸，可以大批地上岸，本岛的居民准会尽力款待他们的，忙其亚人是十分好客的，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头人委员会有一项决定，——是经我们君王同意的——凡是到忙其亚或群岛其他岛屿来的外地人，都要纳一笔进岛税。”

“纳税？”

“是的，两个银元，您看，小意思，每一个到岛上去的人要缴两个银元。”

不用说，经君王、王后和头人委员会同意的这一项决定的创议人就是牧师，这笔税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归他阁下的。港口的长官在东太平洋各群岛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由得表示惊讶。

“是真的？”他问。

“完全是真的，”牧师肯定地说，“要是不缴两个银元，就不能上岸。”

“好吧！”长官说。

他跟教士阁下打了一个招呼，就到电话室去，把这件事报告了舰长。

舰长又打电话给岛主席，问他：忙其亚当局既然明文规定了这项等于是勒索的不合理的特税，模范岛是不是还在